

从挽歌到新歌乡村中国的诗意书写

□徐 剑

浙江和云南两家教育出版社邀请我写江南与边地精准扶贫,进入历史视野与全球化大背景乡村叙事,两个乡村,前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当省委书记时的联系点淳安县下姜村、后者是他两度回信的云南贡山县独龙乡。展现在眼前的,一个是南末年间的古村落,一个是千年的民族原始部落。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南北东西,地位不同,却有种贫困代际传承,那就是富庶江南钟鸣鼎食锦衣之地,同样有贫困之村,遥远的边地更是刀耕火种原始社会向全球化背景过渡。

2018年秋天和2019年夏天,我去这两个扶贫乡村,生活了近三个月,我常问自己,这两个村为何吸引我,并且让我有行走与书写的憧憬与激动,最主要一点,强烈地域反差和文学的陌生感。下姜村,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而成了全国关注的重点,让人想起过去红极一时的典型。独龙乡,自然是最后秘境。比当年的墨脱还有魅力——人神共居之所,住着19位文面女。采访路上,我带了两部书,一部是第一位走进独龙江的中国作家冯牧的散文集《滇云揽胜记》,其中数万字是独龙江行纪;另一部是美国人易劳逸著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400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他观察与研究明末和清末的社会互动,引证了大量的数据,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人口爆炸,到了一定的基数,土地承载不了,流民甚多,饿殍千里,必然发生社会的动乱和暴乱,乃至革命。这是一条历史周期律吗?明末人口1.9亿,大清鼎盛时3亿人,王朝便

狭义的“新人”,指的是特定文学史时期的特殊艺术形象。这种“新人”,既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又是作家根据历史规律及其趋向,通过艺术想象再造的“典型人物”。更重要的在于,这些“新人”形象,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辩证统一的结果,而且具有一定的预言性,或者说具有乌托邦色彩。其合法性来自于历史的合目的性。卢卡奇称这种“新人”形象为“中心人物”或者“时代角色”。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巴扎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薇拉、罗普霍夫等。这些来自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时代“新人”形象,取代了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可是在高尔基眼中,这些“新人”又变成了“旧人”,由于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尽管他们“思想是新的”,但他们的情感是旧的”,特别是在对待少数民族、女性、穷人的情感态度上,他们更多带有“旧时代的残余”。

纵观文学发展史,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家都在创造着众多的独特艺术形象,或者叫“典型人物”。但并非每一个时代都能产生具有历史辩证法意义上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有着特殊的规定性。在这里,人物能够把属于自己的偶然性要素,提升到普遍性水准之上,从而显示出其“典型性”。更重要的是,人物与社会环境和现实存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人物与时代重大问题和时代风尚之间有着相互阐释的可能性。其“典型性格”不仅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他的时代。也就是说,这种人物性格中,同时打上了“时代精神”的印记。

在20世纪现代文学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自我的哲学变成了自我的心理学,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变成了自以为是和自我放逐。在文学叙

(上接第1版)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将人们带进时光隧道,重温历史足迹。“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不少参观团成员在合影时,大声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自9月23日开展以来,现场观展人次突破300万,网上展馆点击量超1亿次。有观众留下感言:“7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华儿女深感骄傲自豪,要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代代相传。”

讴歌时代,激荡共鸣。

上海弄堂,一个小别离的故事,带观众重温1984年中国女排夺冠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一幕。每一个小“我”都和“我的祖国”在历史瞬间紧紧相依,唤醒了全球华人深埋心底的记忆。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产大片拉动下,国庆期间逾50亿元票房和88.6分的电影满意度,创造“史上最强劲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获赞“为人民树碑、为新中国立传、为新时代放歌”;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生动呈现70年光辉历程……

一年来,文艺战线以精品力作献礼新中国,涌现出大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记录时代进程、反映人民心声。

再走征程,书写巨变。

3月底的西柏坡,春意融融。来自全国近百家媒体的新闻记者汇聚于此,“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70年前的早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路北上,进京“赶考”。70年后,新闻记者在出发地探寻“红色初心”,拉开蹲点调研采访大幕。他们奔赴革命老区、边境沿线、创新热土,挖掘展示共和国的发展与变迁。

仲夏时节,赣南红都,新闻媒体再次集结。“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追随红军长征步伐,跨越1.6万余公里,推出万余篇一线报道,总阅读量近20亿次。

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新闻战线用

开始衰败、动荡,直至政息人亡。而现在中国13亿人,且进入了小康社会,随着精准扶贫的落实,2000多万人将跨越贫困线,结束代际贫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千年、世界百年的治理奇迹。看一个国家是否有大国正大气象,运数是否紫气东来,看它如何对待弱小的民族和穷人,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有无希望,看它如何对待老人、孩子与女人。就精准扶贫而言,必须做出这种历史哲学的和道德的评判。下姜村的新农村建设,浙江省一个村子投4000万,4万个村庄,总数1602亿。

国家斥巨资,下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意义何在呢?无论是在下姜村,还是在独龙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独龙江,与独龙族群众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我深刻地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族群众的那一句祝福: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讲盛世,就是给老百姓足够日子休养生息,不扰民,不折腾,无战乱、内乱、宫乱。而现在,农村休养生息已达41年,一轮一轮的惠民措施出台直至大规模的精准脱贫。为农民做了这么多大事、好事、善事,共产党功莫大于焉,应该自信。

我用的是非虚构文体,跨文体写作,写我眼中的独龙江,正在经历千年巨变,脱贫攻坚如火如荼的独龙江。在独龙江,我遇见了火塘,坐在火塘旁边采访边吃早餐、晚餐,对于这场堪称中国奇迹的扶贫攻坚,必须有一个精确的叙事定位,必

当代文学与“新人叙事”

□张 柠

事中,兴起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描写和叙述。它看上去好像很具体、很具个性,其实它是最抽象的,也是雷同的。托尔斯泰称之为“颓废派文艺”。我称之为“胆小鬼文艺”。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培育,它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它还培育了一批胆小如鼠的冷漠的人,孵化了一批带有普遍性的“性格”和“形象”:幻想家、局外人、地下室人、老鼠、甲壳虫。其共同特征就是:不相信,不确定,不肯定。

孕育着“新人”形象的“新人叙事”,首先应该寻找的是生活的实践家,也是“时代精神”的探求者。它应该是“年轻”而“乐观”的,而不是一位察言观色的“智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我想象中的“新人形象”,除了有浓郁的现实基础之外,它还应该像一根避雷针那样,矗立在现实的土壤上,吸收着各种来自天空和地面的电流,聚集各种问题意识,收纳更多的思想闪电,而不只是一位生动活泼的行尸走肉。它是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人物,所有的事、物,都围绕着他,在他的周围,形成生活的、实践的、怀疑的、沉思的细节和情节的星云图,因此它同时又是一个问题成堆的人物。这才是卢卡奇所说的“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它是艺术形象,而不是绝对真理的占有者。他行动着,它的细节和情节本身,就成了“时代精神”的分子和元素。

踏实作风、清新文风讲述70年奋斗征程,用融合传播、全媒体发声颂扬70年壮丽凯歌!

人民日报、新华社连续播发刊登“宣言”署名文章《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反响强烈;“700字说70年”“70秒说70年”等栏目,小切口见证大发展;H5产品《56个民族服装任你选!快秀出你的爱国Style》“刷屏”朋友圈……同情共振引发互动,爱国主义精神如浪潮般激荡在神州大地。

培育新人,筑牢信念。

聚焦聚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19年下半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先后印发,宣传思想战线以此为抓手,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湘江无言,精神永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设施开放后,短短3个月时间,参观人数突破170万,展现出来是信仰的力量。

60载深藏功名的张富清、为群众脱贫献出生命的黄文秀……“最美奋斗者”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在重大典型、道德模范宣传示范引领下,身边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服从服务大局 团结稳定鼓劲

2019年,风云变幻。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期。宣传思想战线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定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一年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思想战线

须有一种思想的照亮,一种人类精神的慈航。作家理应成为坐在火塘边讲故事的人,这种照亮就是独龙族的火塘篝火,温暖,温馨。我常说,中国文学不缺故事、技巧、语言,缺的是想象,缺的是长夜篝火般的思想照亮与人性的温度,作为这场攻坚的采访者、参与者、见证者、书写者,两个村,我驻了三个月,还有西藏,三月桃花开的时候就去,但还是觉得时间太少太短,半年甚至一载,才会有最终的发言权。

在杭州下姜村和云南独龙江乡采访时,我关注到一点,贫穷与幸福指数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并非水涨船高,也非跌水涸。即便是这样的落后贫困地区,那里的百姓依然能够顽强地活着,他们与贫瘠的土地、高耸的大山、湍急的河流达成了生命协议,这几乎是贫困地区共性的,但是,更大的共性在于,由于没有工业产业,经济落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优于发达地区,是生态环境的头等舱;同时由于偏远交通不便,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过度的打扰,从而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传承,有田园牧歌,有浓的化不开的氤氲乡愁。

我不是在这里赞美贫困,歌颂落后,我只是阐述我关注到的现象。

我以为作家的叙事定位,真的要走出千年不变、千人一辞的旧式文人的农耕文明乡愁与田园牧歌式的咏叹,告别那种哀歌般呻吟和挽歌式的惆怅,乡村的恶与善与生俱来,中国农村的田园牧歌不再。城市与乡村,乡土中国和超级都

市,我们的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是二元的,相应的,在文学叙事上也有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两个截然不同的叙事领域。常规意义上的解读,就是城市优于乡村,然而步入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之后的中国,还会是旧时模样吗?在做出历史判断和道德评判之后,再归结于人的书面,定位于人,扶贫的与被扶的家庭,切入这个村、这个乡、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百年、甚至是千年的历史宿命,在一独特的哲学审视和艺术审美谱系下,写好人性复杂的面孔。

简单地说,就是一张老面孔,一张新面孔。文面女,从改革开放时的80多人,只剩下19人了,她们是独龙江的文化符号、精神密码,比如昆明民族村的董春莲,就是第一个走出独龙江,走入贡山,走向昆明,走向世界的人,相信她们真的能够给我们文学书写带来文学的驱动力、原动力。还有这些文面女的子女们,有的考上了大学,在全球化剧烈的竞争环境中失败而归,又返乡了,如肖龙、木秋云。还有嫁到贡山、昆明,成家了,养了几个孩子又离婚而归的,草果大王木利全和他的三个女儿,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内心创痛和复杂,更呈现了人的多面性。

新人人类面孔,如献九丹村第一书记杨文彬,是开着跑车、牵着狗来扶贫的。孔当村第一书记何睿、马库经历过生死劫难的龚娟娟,还有下姜村的姜丽娟等,一群崭新的“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为我们的文学所陌生。对于他们的文学书写,更有意义,更有文学价值。

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摘登

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人物孙少平、孙少安、高加林,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40年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战役的精准扶贫攻坚战也接近尾声,部分地区的“孙少平”,他们的黑馍就要变成白馍,裤子屁股上的补丁也将要彻底补上,进城再也不会成为问题。面对这个“新时代”,我们时代新的精神问题是什么?“新人”故事如何开场?“新人叙事”怎么展开?这都是摆在我们“叙事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作家笔下出现了一批“新人”形象,显示出一种可喜的“新人叙事”。从涂自强(方方)到阿信(彭扬)再到张展(孙慧芬),从章某某(马小淘)到朱灵境(笛安)再到陈金芳(石一枫),等等。他们或许是人问题人物,或许还在探求的中途,或许还有诸多迷惘之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承载者和求索者。本人在长篇小说《三城记》中塑造的一个新人物顾明笛,也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摘登

求的是地介绍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和新疆和平解放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组织撰写并发布的《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三部白皮书和《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等纪录片以铁的事实坚决回击西方的抹黑污蔑。

不管风云飞舞,信心坚如磐石!清者自清,邪不压正。在关键时刻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

一年来,聚焦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维护好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铺开,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成功举办,发布《网络信息安全生态治理规定》,开展“净网”“剑网”等专项治理行动……

网络空间愈发清明,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加速培育,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构筑起网上网下“同心圆”,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展示中国魅力 赢得世界瞩目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刻阐明文明对世界的推动作用。

这场由习近平主席亲自倡导举办、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参加的大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规模盛大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和丰富多彩的亚洲文明周活动蕴含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回望2019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无论是开创性地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还是各国人民共赏绿色生活之美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无论是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迈向“工笔画”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是迎五洲客、

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得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主人公、乡镇女干部吴小蒿的形象,给一些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写好这位时代新人,我从四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第一,写好成长历程。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代新人在成长。1978年以后出生的这些人,与前辈相比,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所受的教育不一样,对世界的认知与判断能力也不一样。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进入新时代,就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这代人应该成为文学作品中“新人”的原型。他们的经历,为我们塑造时代新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芳草连天碧,姿态各不同,虽然共处一个时代,但他们各有各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过程。我们若塑造年轻干部形象,不该让他们具有超然性、传奇性,一出场就德才兼备,到一个地方大刀阔斧,大显身手,而是要浓墨重彩写好他的成长过程,努力表现时代、文化、家庭、性格等多重因素给人物带来的化合作用。《经山海》的女主人公吴小蒿,坐班10年,不甘心平庸一生,遂参加科级干部招考,去海边的樵坡镇当了副镇长。一个体重不足百斤、30出头的

小女子,从政经验严重不足,以致于闹出笑话,还屈从于镇领导的一些错误决策。但她不懂就学,很快熟悉了情况,变得有主见有担当,不辞劳苦,为当地百姓做了好多事情,为乡村振兴作出了贡献。吴小蒿经山历海,从一棵蒿草长成了一棵大树。

第二,刻画独特个性。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一个”。“这一个”如何塑造出来,作家要下很大功夫。我写吴小蒿,让她从自卑到自信,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镇长,但不是让她风风火火像个“女强人”,还是让她保持女人“柔”的一面。譬如,建高岭要搬迁村庄,她去动员村民,有一对老人不愿搬。她听说二老之所以不愿搬,是因为磨道下面埋着好几个孩子的胎盘,从而理解了一个农家庭院与他们的血肉联系,不由得抱住老太太流泪。当老人答应去签字时,她顺势给他们磕了一个头才起身。在另一个村庄,一个妇女对吴小蒿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她委屈得流泪,但又不想让人看见,就仰面朝天,让脸上蓄着两个小小泪池。那女人从山沟里找到一条蛇皮,趁她不备塞进她的衣领里,她吓得浑身抽搐昏迷过去。在婚恋方面,她从高中时就被一位“官二代”渣男纠缠,无法摆脱,只好与其结婚。婚后长期遭受家暴,但因为顾虑离婚对孩子的伤害,优柔寡断一拖再拖,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离成。吴小蒿也有七情六欲,十分渴望爱情,一直想念在大学里倾心的刘经济,后来与他见面时还想入非非。得知他有家庭,并且对她无意,她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在工作中,又展现出坚强的一面,即使遭受失败与挫折,面对黑恶势力,也勇往直前,用智慧与果敢从容应对。

第三,运用历史眼光。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往往失之于浅薄,存在平面化、套路化的缺陷。要解决这个问题,增加思想含量和历史文化内涵,是一个有效的路数。我让主人公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习惯于用历史眼光观察事物,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她发现了樵坡镇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做了一连串的事情:她发现了打击乐“斤东两”的文化内涵,将其“申遗”并搬上舞台;她与不良开发商斗智斗勇,保卫“香山遗美”摩崖石刻;她发现了一位老渔民保存的大量旧渔具,在此基础上建成渔业博物馆;她去曲阜孔林引进楷树建成楷园,让楷树有了内涵厚重的文化广场;让专家来丹崖遗址考古,让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重现天日,等等。她还在秋夜星空之下与山大教授、美国考古学家进行了一场三人长谈,打通古今,讨论历史观与人类前途。有了历史的参照,她对当下所致力之乡村建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更为坚定的信心。个人史放在人类史的大背景之下,便有了苍茫感、纵深感与新时代的新鲜感。

第四,展现时代环境。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个“时”,就是时代、时势、时局、时事。要写好时代新人,必须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方面,要深刻反映时代变迁,揭示历史趋势;一方面,要描摹当下生活,记录时代风貌。身为作家,一定要保持对时代的高度敏感,真切感受时代脉搏,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科技,方方面面都要了解,既要关注表面上的瞬息万变,又要把握本质上的东西。我平时注重观察生活,随时记录,尤其是对一些新生事物保持着好奇心,体验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弄懂,并思考其意义。我认为,为历史保留细节,是作家的一份责任。所以,在《经山海》里,读者会了解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的乡村变迁以及变迁中的许多新人新事。譬如,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全智能大型深海养殖网箱“深海一号”、让游客体验潜海魅力的“鲲人之旅”、城乡环卫一体化所带来的乡村“颜值”、由电商与网红引发的有趣故事,以及吴小蒿听了闺蜜讲述的南极之行,对“鲸落”现象心生向往,等等。总之,让人物与时代水乳交融,奏响个人与时代相遇时的生命乐章,应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境界。

计天下的进博会……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璀璨夺目,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闪亮名片。宣传思想战线利用主场外交开展对外宣传,多角度、多语种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景式、立体化展现活动盛况和丰硕成果。外媒由衷赞叹:“条条大路通北京!”

主场外交让全球感受中国魅力,思想传播让世界感悟中国智慧。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之江新语》德文、英文版举行了首发仪式。5年多前,正是在这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文种版首发,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持续热销。

“《之江新语》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基于同样深刻的世界观,具有历史深度和全球视野,为读者了解中国复兴进程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说。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一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剧、网络文学、图书等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中国风采。国产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上映,外媒评价其“逐渐打破欧美日本对动画电影的垄断”;加拿大、泰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主流书店开设了中国主题书架,满足当地读者通过阅读了解中国的需求……

随着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娓娓道来,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为人类共创美好未来提供了智慧之钥。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20年大幕已经开启,“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动员令发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千年夙愿即将实现。

历史在前行,时代在召唤,人民在期待。坚持守正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宣传思想工作正奋力开创新局面,奏响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 史竞男 王子铭 高蕾)

时代新人,每一个都是新的

□赵德发